

金 珠 卓 玛

☆白 乔 正



罗教授突发心脏病,必须马上做手术。当护士用轮椅把她推到手术台上时,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医生给她作了冠状动脉造影并安了两个支架。手术医生告诉罗教授手术做得很成功,希望能早日康复出院。

罗教授回到病床上躺下后,觉得这位做手术的医生,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,特别是那双又大又亮又黑的眼睛,尖尖的鼻梁,薄薄的嘴唇在她的记忆里是那样熟悉。她向护士打听,方知这位给她做手术的医生名叫金珠卓玛,藏族,家住康巴藏区的草原上,北京一所医科大学毕业,后留学美国,获医学博士。罗教授觉得从相貌上看这位海归博士,很像五十多年前,在康巴藏区达拉尔草原上抢救过的一位藏族产妇央金卓玛。难道这位给她做手术的医生,会是她亲自接生的产妇央金卓玛的姑娘吗?罗教授想了想,又觉得不可能,天底下哪有这样奇巧的事。但又觉得眼前这位美丽的藏族医生,模样太像央金卓玛了,简直就如同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,难道真有这么奇巧吗?

事情还得从五十多年前说起。那时,罗教授还在昆明一所医院当妇产科医生。一天,她刚做完一台剖腹产手术,院长办公室派人来叫她立即去见院长。她一进门,只见院长和一位头戴金边帽、身穿黑色毛呢楚巴身材高大的藏族汉子说话。院长见罗教授进门,立即招呼她坐下说:“这位藏族同志是康巴地区一个县的卫生科长,他是省卫生厅介绍到我院要一位妇产科医生到他们那里工作,院长考虑到你是妇产科医生,你爱人是外科医生,正是他们急需要的医生,所以想派你们去那里工作。院长刚说完,那位藏胞立即从怀里掏出一条丝织的洁白的哈达,举过头顶献给罗教授说:”哦呀!草原上有了雨露滋润,格桑花才会开放。我们达拉尔草原的藏民,千百年来,因为没有妇产科医生,不知有多少妇女因难产而死去了。医生请你把共产党的阳光雨露带给草原吧。罗教授对那位康巴汉子说:“藏胞同志,放心吧,达拉尔草原会有妇产科医生的。”说罢,转身又对着院长说:“我爱人对藏区来要医生的事,前两天已知道了。我们商量过,我俩是要培养出来的大学生,组织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,我们愿去藏区达拉尔草原工作。我想问一下,什么时候去?”

“如果你们愿去,明天准备一下,后天就跟这位藏族同志去达拉尔草原工作。”院长非常高兴地说。

“哦呀!”,康巴汉子紧握罗教授的手说:“去吧!我们会像敬菩萨一样尊重你。克来!克来!(谢谢之意)”

就这样,罗教授没讲任何条件就高高兴兴地来到了藏区工作。

那时,藏区民主改革才刚刚开始,许多封建迷信和落后的习俗,一时还没有改过来,例如妇女生孩子得去牛廐生。要是怀孕期间丈夫死了,尔后生下的遗腹子会被视为鬼怪,被赶到深山密林里一个人带着孩子孤独地生活,在老林中走完她悲惨的一生。罗教授到藏区后,决心要用她的医术尽力改变这些落后的习俗。一天,已经是深夜了,医院的大门突然急促地敲响起来,罗医生起床开门一看,见一位年青藏胞牵着一匹高大的白马站在门口,旁边是她到达拉尔草原认识的政府女工作人员拉初。

罗医生问拉初,“什么事这么紧急?”拉初指着藏族青年对医生说:“达拉尔草原的央金卓玛生孩子三天了,孩子还没有生下来,大人已经不省人事,三天三夜滴水未进,再不抢救,恐怕大人孩子就没有命了。经经村工作队商量后,让我们牵着马来请你来接生,抢救这位藏族妇女。”“好!”罗医生二话没说转身进去

手术室拿着器械,背着药箱骑上马就走。

深夜的达拉尔草原,非常宁静,在月光的照射下,远方的雪山隐隐约约在闪烁,草原上的野狼,不时发出凄厉的叫声,高大的冷杉树投下一块块黑影。罗医生他们三人走过茫茫的草原,涉过十几条小溪。当东方现出鱼肚白时,他们三人来到央金卓玛的家门前。工作队的拉初上前叫门:“央金卓玛,医院的罗门巴(医生)已经来了,请快开门。”可是,屋里除了听到产妇凄楚的呻吟声外,没有什么动静。拉初反复地又敲了敲门,屋里还是没有一丝响动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罗医生心急如焚,她想破门而入,可是她想应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,执行好民族政策是第一位呀,绝不能自行其是。因为千百年来在藏区生孩子的人家,如果不得到主人家的同意,是万万不能进家的。这时,天已经大亮了,远方的雪山在太阳照射下闪烁着金光,草地上的羊群像绿地毯上撒下的珍珠,向流水潺潺的溪边走去,黑色的牦牛在牧人的吆喝下,一队队地走向雪山,好一幅壮丽的高原景色呀。可是正赞叹这美丽的景色,不想雪山草原上的气候就像小孩的面孔一样,刚才还是晴朗的天空,顿时会雷声大作,风雪交加。这时,草原上又突然刮起了大风,风中还洒下点点的雪花,不一会,罗医生的身上,药箱上就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,真是令她又冷又饿。罗医生想,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?如果再拖延下去,寒冷饥饿可以忍受,可产妇的生命就更加危在旦夕了。

此时的拉初心里也很着急,她再度狠狠的敲门时,屋里突然有了响动,一个声音传出门外:“门巴请回去吧,陌生人进门,会把魔鬼带进家门的,不仅我家遭殃,全村人也会不得安宁,牧场的牛羊也会死亡。门巴呀,你还是回去吧”。话刚说完,产妇的叫声更加凄厉了。罗医生直接走向前,亲手敲门说:“藏胞同志,我是共产党派来给藏民治病的医生,不会把魔鬼带进家门的,开开门让我进去吧!”拉初把罗医生的话,用藏语说给屋里的人听后,门吱的一声开了,一位老年妇女从门缝中伸出头来说:“我家可以让医生进门,如果进门后把大人小孩救活了,我们好酒好肉招待,如果大人小孩死了,那就是医生把魔鬼带进家了,医生要以命抵命。”工作队的拉初急忙说,这怎么行?罗医生是党派来的,我们有责任保护她的生命安全,不同意进门,我们就返回县医院。此时,罗医生在一旁静静地思考着,以致雪花覆盖了全身,又冷又饿连说话都有些吃力了。一会罗医生气刚强地对拉初说,先答应他们的要求吧,当下最重要的是抢救产妇和小孩。拉初说:“如救不了大人小孩,要以命抵命呀!”罗医生说:“答应他们的要求吧,我有把握”。门终于打开了,罗医生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来到了产妇面前。她详细地检查了产妇的身体,孩子生不下来的原因找到了,原来是胎儿横卧在出口,当然生不下来了。拉初见罗医生额头上滚下一串串汗珠,紧皱着眉头,显得很紧张,一会儿又变得很沉静。拉初问罗医生:“产妇有救吗?”看着奄奄一息的产妇,罗医生却坚定的回答:“有救,一定要把大人小孩子救活。”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。产妇的家人阻止医生说:“空口无凭,你要当着菩萨的面发誓。我再说一遍,如果门巴给我们家和全村,牧场带来灾难,母子不能平安,门巴要负责,以命抵命。”罗医生犹豫了一下,就在这时,产妇大叫一声昏过去了。见此情景,罗医生坚定地说:“我可以向菩萨发誓,救不了大人小孩,以命抵命。接着打开药箱,先给产妇注射了一支针水,然后戴上消毒的手套深入体内给胎儿做转体手术,慢慢地胎儿横拦在母体的身体,变得头朝出口两手两脚紧贴身体,不一会一声婴儿的哭声从屋里传到了风雪中的长空,母女得救了。此后罗医生没有回医院,一直守候在产妇的身边,直到产妇脱离了危险。

半年过去后,产妇带着洁白的哈达,香甜的酥油糌粑专程来到县医院看望罗医生:“雪山升起金色的太阳,给达拉尔草原带来温暖。门巴,没有你,我们母



高剑平摄

女都活不了啦,谢谢你的恩德。”罗医生把小孩抱在怀里,逗着小孩玩,她说:“我是党派到草原上给藏胞治病的门巴,你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吧。”

以后几十年的岁月,罗医生和她的丈夫调到了州医院一直留在雪山草原上工作,直到退休。把毕生的精力和医术贡献给了藏区。

罗教授回想了一切后,想到产妇曾告诉过她,她接生的那个小孩取名叫金珠卓玛,在康巴地区读了中学、高中,尔后考上北京一所医科大学,乃至出国深造,成了海归博士。难道给她心脏做手术的金珠卓玛,就是她亲手接生的婴儿吗?她记得接生时,她曾发现婴儿的脖颈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,如果海归博士的脖颈上有胎记的话,那无疑就是她亲手接生的金珠卓玛了。一天海归博士来看望她,她问她的家乡在哪里,她回答在康巴达拉尔草原,再问她的母亲回答是央金卓玛。再问年龄,刚好和她接生时的岁月相同。罗教授心里肯定高兴,如果海归博士的脖颈上有胎记,这位医生肯定就是她亲手接生的那个婴儿了。

当时罗教授对海归博士说:你能给我看看你的脖颈吗?海归博士说:“可以”。说着把脖颈伸长给罗教授看。罗医生看后果然发现海归博士的脖颈上有一块红色胎记。不错,她就是五十年前产妇产央卓玛的女儿金珠卓玛。此时,罗医生激动的满眼泪花,紧紧抱着博士:我想了你多少年呀,今天终于见面了。

海归博士见罗医生看了她脖颈上的胎记,又流了激动的泪花,不知是怎么回事?她呆呆地看着罗医生。于是罗教授把海归博士拉向身边依偎在怀里,详详细细地讲了事情的经过。

听了罗医生的讲述海归博士也激动地哭了。她对罗教授说,她长大后妈妈就把汉族医生接生的事告诉她了,她就到县医院找,医院告诉她罗门巴已调走了。春去冬来,雪山上的积雪,化了又添新雪,草地上的格桑花谢了又开,多少年了,海归博士还一直找她呢?想不到在此见面了。海归博士泪流满面地抱着罗教授说:“没有雪山上的源泉,不会有金沙江的流水;没有你,我不会有今天,你的恩情,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。”罗医生摸着金珠卓玛的头发说:“孩子,你在我的眼里永远是孩子,今天你不是给我做了手术了吗?你救了我一命,没有你,我的病也不会好。有句藏语说得好——雪山上的云杉根连着根,骏马离不开草原,汉族和藏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,我们的心永远相连,你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门巴,让金色的太阳永远照在雪山草原上!

2017年5月9日

星期二

梧桐老去

●陈树庆

春风柔柔地一拂,树的枝头开始了喧哗,憋足劲儿地绽放出嫩嫩的芽苞,妖妖娆娆地舒展开来。

梧桐是最晚知道春天来的消息。当树满心欢喜地打开心扉,虔诚地把春天迎进来,蜂拥而至的绿,缀满枝头,还有或粉、或白、或红的繁花灿烂开来。梧桐的芽苞才像一个懒惰精灵,爬行在梧桐树灰白的枝干上,孕育一个艳红缤纷的梦。

每次闻到梧桐花开的香味,我都会想起乡下庭院中的那棵梧桐树,它承载着我的童年,有我的欢声笑语,更有母亲絮絮的唠叨。那是梧桐花盛开到极致,召唤千里万里外的儿女跋涉涉水轻叩大门时,母亲的笑颜,那是饭桌前的儿孙满堂举杯同饮时幸福满怀的时刻。

只是如今,庭院中的那棵梧桐树早已不见了踪迹,唠叨的母亲也离开了。记得当年院子里没有树荫,母亲移来几株幼小的梧桐树苗,亲手栽下梧桐的树苗,施肥浇水,慎重地告诉我,“记着,十年树木百年树人,十年后你长大了!这树就成材了,也能做家具了。”我站在旁边认真地想,十年有多么远。时光荏苒,不经意间,梧桐树苗长高长粗,静静地坐在窗前看摇曳在风里的梧桐,翠色罩树,繁叶如蓬。有远方的亲朋好友来探望父母,找不到家门时,乡邻指着远处的梧桐树说:看见了吗,那棵大梧桐那儿,就是您要找的他们家。母亲在时,这一株梧桐绿色成为我对家园的依恋和顾盼,蓬勃的生命日日生长。

我常在梧桐树下玩耍,接触它,亲近它,留下许多童年的记忆。梧桐花是在它的叶长茂之前盛开的,粗壮的主干支撑着树冠和密密麻麻的枝条,灰褐色的枝丫间,突然点缀上了簇簇淡紫色静雅

父爱,是一封简短的回信

▲马昌丽

今天是父亲的生日,我认真真真编辑了一条很长的信息,从他陪伴我记事以来写到我的24岁,当我终于重复修改敲定信息内容准备发送的时候,姐姐走过来说,“别发那么长的信息给父亲。”

我不知所措,“为什么呀?”

“因为每一次你给父亲发信息,父亲都要翻很久的字典,这得是多么辛苦的事情呀。”

“哦”,我看着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迹,突然想到了上初中时我曾经给父亲写过的一封信。

那是一个补课的周末,因为提前没有告知父亲我不能回家,所以只好请邻居小学妹给我带一封信给父亲。信的内容很长也很客套,归根结底就是一句,“父亲,我本周不能回家,麻烦邻居小学妹帮我带一下生活费”,但是为了衬托这个内容,我整整写了两页,密密麻麻的字迹让父亲翻字典翻得睡不了觉,无奈之下,父亲只好请邻居小学妹将信的内容给他念了一遍。

那个星期天,我如愿以偿收到了父亲带来的生活费和一盒炒好的火腿,当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火腿的时候,竟意外看到了父亲的回信,上面清晰地写着,“女儿,好好读书。”父亲虽然认识的字不多,但是,

却用简单的字眼讲述了他的心声。

后来,随着时代的进步,我们不再写信了,而是发短信,发短信这件事情对于父亲而言极为困难,但他时常对我说,“有什么事情在电话里不好开口的,就发个信息吧,没事,信息我都会看。”

于是,我开始给父亲发信息,头疼、牙疼、胃疼给他发信息,缺钱花、想吃肉了给他发信息,他的生日和父亲节给他发信息,有时候就连中午饭吃了啥也会给他发信息。我总是不停地给他发信息,却忘记了很多字他还要去翻字典才能读懂。每一次我给他发了信息,他总会给我回电,无论大事小事,都会告诉我一声,“信息已收到。”

现在转念一想,我不知道这些年,给父亲发过多少条信息。我也不知道,家里的那本字典,被他翻了多少遍,而那每一遍翻过之后,他有没有找到了那些我所想要表达的字眼。

我删除了编辑好的长信息,简短的编辑了一句,“父亲,我爱您”选择发送之后,便一直紧握着手机等待他的回电。

突然,信息响了,上面清晰的显示着“父亲”二字,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息,上面回复了这样一句,“女儿,我也爱你。”顿时,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……

一别十八年

△吴美玉

少马队?总不见她等待的人出现,因此,当这队仗仗喧嘩着她身边经过,她已全无感觉。但远去的这队人马里,偏就有归来的薛平贵。

当王宝钏的窑门被敲响的时候,王宝钏破口大骂。你不能怪她。这样的敲门声早年每晚都有,那敲门声还会演化成断墙边的狐叫,崖畔的狼嚎,她知道是那些乞丐。叫声只能逼迫得她坚固门扉。她很不能把心里的硬梗挖出来给那些无赖看。

这个早上,宝钏习惯性地开,青天白日头,你贼胆能包住天吗?她手里提着一根坚硬的枣木棍儿,哗啦一声拉开了门。门外站着一队衣着光鲜的人马。那个威武的将军正是薛平贵。十八年来的第一次,宝钏感到自己的虚弱,她脸色苍白地倒在门外那片阳光地上。

宝钏在一片光影中醒来,听见床边侍女连声惊呼:醒来了醒来了。闻着满室香气,宝钏以为自己在做梦,或者死后进天堂。

一个男人的脸挡住了一片光:我回来了,你的夫君回来了。

你真的回来了?王宝钏听见自己在问,但她旋即被那啾啾苍老的声音惊住,再也不敢发声。在接下来的对视里,她同样觉得这个和自己隔着一根指头距离的肥胖的中年男人,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己的夫君,因此她的目光仿佛冬天窑门外那覆着白霜的田地,僵僵的。

薛平贵吩咐床边看护她的侍女,小心伺候夫人!随即消失在灯影之外。

三天后一个相似的灯影笼罩的夜晚,

薛平贵像上次一样出现在王宝钏眼前,他庞大的身影挡住了光亮,把她的坚硬、困惑、冷漠挡在暗影里。其实她早能起床下地了,但她害怕下来,她不知道她的脚站在床下能去哪里;她的手若不是藏在这锦缎的被子里,她的手能做什么。金碧辉煌的墙壁阻挡了野菜向这边蔓延,不挖野菜她就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

盼他归来,她十八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,她却忽然迷失了自己的愿望,此刻她的愿望是什么呢?听他给她讲行乞的种种奇遇?在那么多的奇遇里,他们两人的相遇才是奇迹,奇迹闪耀的光彩被破烂窑洞的夜晚映照得璀璨亮丽,远胜过眼前这片光亮。她担心一开口,前次那个啾啾苍老的声音就会从喉咙里冒出来。何况,眼前这个男人陌生到使她不敢开口,无从亲近。她只能木呆呆地看着这个人再次消失在灯影里。

在黑夜里睁大眼睛,却在白昼昏昏睡去,这是王宝钏的现在时。

当又一个夜晚降临,她睁大眼睛躺在那堆锦绣中难以入眠,终于想出使自己的脚和手解脱出来的办法——请你给我讲你打仗的事情吧!就从那匹红鬃马说起吧。你说,我听!像以前那样。

她担心自己忘了这好主意,因此她一整夜都在念叨这句话。当听见远处似乎有马蹄声奔来的时候,她惊喜地跳下床,连鞋子都忘了穿,赤脚跑到门外,果然见一匹马在星辉里奔来,王宝钏像一只鸟向蓝天展开翅膀那样,张开双臂,奋力向那匹马奔去。